



大山深处的古村落

□ 杨艳辉

路过的山,走过的弯,在雨中向后隐去。眼前,雨线如帘,云雾缭绕,隐约可见大殿山逶迤的山势。西侧,冒出一处紧致却开阔的坪,与沿途的山林一样,湿漉漉的。有鸡鸣狗吠的声音传出来。这是陇南徽县大山深处一个叫尹家坪的村庄。

雨雾裹在村庄和山林身上,披了面纱似的看不真切,芬芳的气息在坪上氤氲。这芬芳,应该是多元元素的组合:山的浑厚、村庄的古朴、泥土的诚实、烟火的兴旺、草木的清香、花儿的娇艳、鸟雀的鸣叫……村庄的模样忽地从心里走出来,曾听人说的古屋、古树、古井与古人,逐个儿站在坪上。时光被拉长了,静静的,是山中才有的安静,能听得清鸟雀鸣叫的远近。雨声嘈嘈切切,细听,能听出雨打石头和草木的不同。

稻坪!看到石头上的字,似有淡淡的稻香飘过。一时间,古与今,缠绵在一起,云里雾里。理清思绪时,方知尹家坪是稻坪村的一分子,稻香不是凭空而来,一个地方的名字是能营造气氛的。受嘉陵江滋养的尹家坪,雨

水常年富足,农人种的稻田,年年丰登,山村的名字也被冠上“稻”字。

很多时候,尹家坪足以代表整个稻坪,这归功于被时光留住的古村古物。明末,在坪上安家的尹氏兄弟勤俭持家,后辈人丁兴旺,敦厚仁善,又重农兴商。至乾隆年间,以老地方为中心,建造了二十多座、一百多间四合院式的明清徽派建筑,取名“尹家坪”。像有历史向度的山西乔家一样,尹家坪在坊间又叫“尹家大院”。

雨声渐轻,云雾袅袅升腾,天一下子长高,变亮。山和坪褪去身上的纱幔,乍一看,坪在大殿山垂下的手掌里站着,像是四周大小的山开出一朵大红花,安静却不失气势。天地清朗,青山环村,青石铺路;农舍齐整,农田丰满,有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菜花黄,水粉画一般。“茂矣美矣,诸好备矣!”但却不可胜赞,像难得遇上的一本好书,得用心去读。

到底是山里,石头那么富裕,巷子、院落、屋墙,大多由石头砌成,坚实又别样的好看,与尹家大院这个称谓相得益彰。

村路上方有一宽敞的院落,石头砌高的房基之上的老屋,需仰望才可达到其高度。最耀眼的还是青石铺成的九步台阶,拾级而上,心中会生出几分敬畏。那时的主人,该是有威望的一位长者。大致也不会少了天长地“久”的美意。

旁边的文化广场,碎石铺成花朵的样子,任人在上面自由地行走。一侧的棕子木树,树体昂首云天,树冠浓绿如云。据说它四百多岁了。它身后的皂角树,枝繁叶茂,也百年有余。坪上年长的阿婆,迄今还习惯用皂角洗头。

村中心一口辘轳井,以石为身,水质清冽甘甜,水源汨汨,一百多年来从未干过,是稻坪人的生命之源。如今,时逢好年月,自来水通到各家院边,古井被闲置,但“大院”里的人念其滋养之恩,把古井保护在了青石砌成的平台上。长长的井绳一圈一圈绕在石轱辘上,如人们对它的感恩之情,绵长悠远。

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”。行走在尹家大院,无声胜有声,一对门当,一扇门窗,一幅雕刻,都能让时光逆行。

重重山,迢迢水,是古村的最美屏障,也是通向外界的阻隔。通往山外的公路修通了,各家各户家底变殷实。新房一座接一座,喜庆的白墙红瓦,衬得古宅都是幸福的模样。敞亮的新房内,该有的时兴家具、电器一样不少。墙角一排花草果木,园里种满瓜果蔬菜,田里庄稼济济,农家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停在房前屋后的私家车不少,老人看着,笑得眼睛眯在了一起。村口七十多岁的尹阿婆,儿子养蜂挣下余钱,在城里买了房,去年她进城,去儿子的新房,很阔气。她说自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,看啥都稀奇。她也喜欢尹家大院,自在,空气好。

一点儿不假,这里的空气是香的甜的,就像这里的土蜂蜜,纯正的琥珀色,味道甜润醇厚,喝下去,浑身变得舒畅。村里养蜂的人越来越多,因为蜂蜜品质好而备受周边人的青睐。

时下,这里游人如织,农家乐、客栈供不应求。农家饭中,罐罐茶、野菜、九碗三行子是特色,做得精致、实惠。游人乘兴而来,尽兴而归。古村,走进了好时光。

初夏的巴丹吉林沙漠像晒透的沙盘,升腾着灰色的火焰。就在黑河西岸、沉睡的沙丘边缘,有一片绿植的林带,牢牢地扎根在此。

这就是金塔县羊井子湾乡“万亩优质绿色葡萄基地”,当地土质很适宜葡萄生长,经过多年的发展,葡萄基地已形成规模。

羊井子湾的地名来自于一口水井和一棵榆树,为此,有人叫它羊井子湾,也有人叫它榆树井。在1995年成立乡建制后,这里有了两个村级地名——双古城村和大泉湾村。

当年种植葡萄的,是大泉湾村的康家两个兄弟,由此也点燃了羊井子湾乡种植葡萄的星星之火。引进栽种的鲜食葡萄,一开始没有掌握种植技术,结出的葡萄不易疏果,颗粒大小,不好卖。摸索了三年多,积累了一些经验,也防止住了葡萄白粉病的侵害。葡萄挂满枝头,红提紫红的色泽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当地出产的葡萄越来越受市场欢迎,种植葡萄者更是大有获益,由此开启了发展葡萄种植的高潮……经过十多年的扩大种植面积,目前由品种单一向优良攀升;科技含量逐渐提升,过去有常规种植,现在发展到温棚种植,温棚面积达到1500多亩。同时,配套建成恒温冷藏加工技术的厂区,带动家庭小型冷藏室多家,部分葡萄可以贮存到春节期间,成为走亲访友的鲜食水果。

每年葡萄成熟时,这里还举办葡萄暨花儿文化艺术节,请来知名花儿歌手,同台献艺。前来观看的群众山人海,唱到明月高照,星光熠熠,人们的兴致还不消减。“葡萄花开一抹白,颗颗粒园串串甜”……

作为羊井子湾乡葡萄暨花儿艺术节的发源地,黄茨梁村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,村里有村史馆,还有“农民作家小屋”。我们在作家小屋开展文学交流的同时,葡萄也成了畅谈话题之一。作家小屋的主人既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又是葡萄种植户。他白天在葡萄田里劳作,夜晚在书房潜心写作。通过葡萄种植每

葡萄串串甜

□ 马迎途

年有了稳定收入,如今家里建起了复式小楼。像他家这样的复式小楼,全乡还有二十多座,而砖混结构的小康住宅比比皆是。白墙红瓦,树绿果红,柏油马路,灯光敞亮,人在画中行,村在绿茵中……

“早晨啜个浆水面,再去浪一浪榆树观;葡萄架下把花儿漫,就像牛郎会下了织女……”如今在羊井子湾,各村都建设了休闲文化广场、民俗文化园,乡上还建起了养老院、客棧、餐饮,形成了产业文化、地域文化、乡村旅游为一体的服务体系。

陇东的盛装

□ 胡全旺

野外回来的艾蒿
蹲在门梁上,窗户外
静静地看着陇东人
丰富的端午景象
五彩线搓起来
搓成的花线绳
系在大小孩子的手腕上
拴在橱窗和门框
红枣、糯米、白糖
此刻,以水为媒
默契地开始制作一锅香
采露水、抹雄黄
香包、庙会
端午节日不缺席的盛装
凉粉、甜醅、凉面
黄酒、麦浪、汗水
乡亲们五月间的繁忙一场又一场

沉思的天祝三峡

□ 李宗新

天空高远澄澈
一片片洁白的新布
轻轻擦拭
松树和白桦
以及灌木和小草
尽情地释放
山清水秀的心情和梦想
给心灵构筑一道
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

野花酿造芬芳未来
山河细流 带着清凉的故事
河水哗哗 弹奏悠然的乐章
高耸入云的青峰
屹立在河西大地

无语遥望
千年沉思

最小的容器

□ 卢晨晖

酸苦苦辣,所有的滋味
都在眼眶凝聚
盛放过星辰大海
也品味过春夏秋冬
眼睑开合之间
呈现和消逝的是同一个世界
我问自己
两眼的容积到底有多大
最多能盛开多少朵
晶莹的花



百花

第 3254 期

古长城的回忆

〔油画〕

包泽伟 作

墨香相伴三十载

□ 朱兴忠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。上班第一周,邮递员送来几份《甘肃日报》。自此学校订阅的这份报纸,就成了我的最爱。

那时候,我怀着一个作家梦,最爱的自然是文艺副刊。在这里,我读到了省内文学界很多知名作家的作品,也正是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了最初的文学滋养。同时,也见证了那一茬在本土新人扎根于这块生机勃勃的沃野,结出果实,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那时,《甘肃日报》有个“读者来信”专版,练笔的同时,我也开始投稿。1993年的一天,我去乡粮管所买自己名下的面粉给学校灶上交,结果买回来的面粉因为时间长,有虫子,去向粮管所工作人员,他们说进来的面粉都这样。我回来后写了稿子《出了虫的面粉不应再卖》,投给《甘肃日

报》“读者来信”版面,不几天就刊发了。之后,粮管所主动找我换了面粉。

我所工作的乡镇虽然地处偏远,乡政府仍想方设法为无儿无女户老人修建敬老院,我知道后采写了稿件投给报社,不久,《甘肃日报》“读者来信”版面就发表了我的通讯稿《为了九位老人……》。接着,我写的《爱心培育希望苗》等多篇稿件陆续也在《甘肃日报》上发表,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几年时光里,我白天认真教课,晚上伏案“爬格子”,业余时间采访、阅读报刊、查阅资料。我的名字一次次在《甘肃日报》等报纸上“亮相”,这使我深受鼓舞,我把所有发表的稿件剪贴成册,足有厚厚两册。

2002年6月,我在当地林业部门工作时,了解到大满镇大沟村原党支部书记代长茂带领全家吃住在

荒滩,退耕还林植树的事迹。于是,我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,写了《一个农村党员的风采》一稿投给编辑部,不几天就被《甘肃日报》刊发了。在了解到地处神沙窝的和平乡朝元村的一对父子植树造林的线索后,我认真采访后写了报道,投稿给编辑部后,得到了采用,这对父子的事迹也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三十多年间,我与《甘肃日报》结下不解之缘,曾被《甘肃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,荣誉证书就放在我床头,时刻激励着我,鼓舞着我。

甘报情缘

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

旦马之夏

□ 张生栋

旦马,位于天祝县西北部。风光旖旎的小镇,以其神秘、静谧的景色,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慕名前来。

一出凉州区新华南营,车子便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爬行,气温也开始下降,盛夏时节,竟让人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凉爽和舒适。

进入旦马境界,两旁的山绿意渐增,乡道两旁,草色青青,感觉天和地之间从来没有这么近过。

车到细水村,一片葱翠的梯田映入眼帘。层层叠叠的绿及褐色断面,犹如被雕刻家沿等高线用刻刀精心修削,无论宽一分,还是窄一分,高一分,或是低一分,似乎都配不上“自然”二字。一阶高一阶的苍翠麦禾,比画笔下的油彩还要琢磨得均衡、高明。

站在高处俯瞰,谷底车行的水泥路宛如羊肠曲折蜿蜒,又如同仙人的玉带飘然而落。我们的车子,就像白色的甲壳虫,踟蹰在玉带上。

漫步碧草如茵的大草滩,被一片花海所迷醉。细水岭上的狼毒花开得如火如荼,椭圆状披针形的叶片在微风中摇曳,顶生的花瓣洁白如雪,明黄欢快,棕紫妖娆,绚丽夺目。很奇怪这种奇异的植物,平原地带很难见到,大概是大自然的偏爱,它只生于像旦马这样海拔4000多米干燥向阳的高山草坡上。很想俯身一探它的容颜,但却被向导告知,狼毒花之所以得名狼毒,相传连狼吃了都会立即死去,不得不令人望而却步。

鼻翼间尚留狼毒花的芳香,脚步已到苍茫的林海。这是一片葱郁的森林,高大的灌木枝繁叶茂,高耸入云。在这片密林中,细水河在林间潺潺流淌,清冽见底。拂手一拭,冰凉入骨。林寒洞肃,盛夏的酷暑在这里杳然无踪,只剩下清爽和沁凉。林中鸟语花香,形态各异的蝴蝶翩翩飞舞,让人沉醉其中。漫步林间,吞吐着清新的空气,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小镇。

沿途遇到几户当地居民。土墙,篱笆,老母鸡,怡然自得的白牦牛,马匹,羊群,不惧生,也不惊慌。甚至还有密林深处的人家,一处院落,几垄庄稼,新栽的白桦。凡入眼之景,可谓无一不是风景,无一不在画中。

大水草滩是一道奇特的风景,在一个又一个巍峨峻岭间,神奇地出现一片豁然开阔的草滩,滩底的溪水涓涓而流,松、柏、杨相依而生,白牦牛如玉珠般洒落于翠色之间。风声,水声,野鸡猝然起飞的振羽声,早獭奔窜时的窸窣声,合奏出一曲醉人的交响乐。

沿大水草滩西进便是干沙鄂博。“鄂博”是蒙古语,意即“堆子”,就是由人工堆成的“石头堆”“土堆”或“木块堆”。那首耳熟能详的民歌《散包相会》中的“散包”,也和“鄂博”是同一个意思。

在干沙鄂博,你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的神奇,“低处鲜花高处雪”,夏冬两景同入眼。位于山上的干沙河姐妹天池,湖水柔美安静,澄澈不见底。

雪山孕育着纯洁的心灵,高山熏陶了宽阔的胸怀。高山,雪域,苍茫的林海,淙淙的河水,赋予旦马持久的生命力。

磨脐山是经由的指点看到的。“磨脐”好似石磨的脐眼,石磨的脐眼中有一段木棍,叫作“搅曲把”,从侧面看微微凸起,磨脐山外形浑圆,形似一盘巨大的石磨,因此而得名。据向导讲,冬春季白雪皑皑时,山顶的积雪化去,周围的白雪远看就像石磨磨下的洁白面粉。磨脐山后有七座大山,如同装满了草的七辆大车,被称为“七辆草车”。

与磨脐山的白雪不同的,则是朝阳山的雪。朝阳山位于旦马乡细水脑和祁连冰川脑交接处,春夏之交,朝阳山白雪皑皑的山头,就像朵朵遗落凡间的云头,纯净、洁白,又似棉花糖般松软、蓬喧,抓一朵放在掌心,仿佛捕获了世间所有的柔软。

旦马的小石门,也足够壮观、震撼。联想到石门乡的石门,因在两岸狭窄似门形的沟内,故名。但见两山对峙,势如刀削,颇有“两岸青山相对出”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,不过一个是驱车,一个是泛舟。如若只是抬眼上望,感觉却极为神似。

“马踏蹄得夕阳碎,卧唱散包得月明。”夜幕已经降临,我们依依不舍踏上归程,此时,柳暗花遮,松涛阵阵,好像诉说着数万年的星月交替。